

今日长文 · TODAY'S LONG READ

语言不是学来的，是长出来的

孩子在学会模仿之前，就能分辨语调里的情绪。语言不是被学得，而是被生成的。

王德生 著 · 德麦国际 · 二〇二六年

目 录

序 · 一个我们从没怀疑过的说法 ·····	3
一 · 那个统治了半个世纪的幻觉 ·····	3
二 · 婴儿的第一声,不是模仿 ·····	4
三 · 是主谓宾,骗了我们 ·····	5
四 · 从「光的逻辑」到「气的呼吸」 ·····	5
五 · 让孩子重新成为语言发生的地方 ·····	6

序·一个我们从没怀疑过的说法

关于孩子怎么学会说话,我们心里有一个几乎从不怀疑的答案:模仿。大人说一句,孩子跟一句;听得多了,记住了,再慢慢纠正错误,就学会了母语——就像学数学、学游泳、学骑车一样。

这个看法太像常识了,以至于它成了现代语言学、心理学、甚至人工智能共同的默认前提。它有一个正式的名字,叫「语言习得理论」:语言是一套外在的知识,通过「输入—理解—输出」的过程,被一点点「学」进脑子里。

但只要你真正蹲下来,仔细观察一个婴儿是怎么一步步拥有语言的,就会撞见一堆这个说法解释不了的细节:孩子在学会模仿之前,就已经能分辨语调里的情绪;在说出第一个词之前,就已经能和母亲共享目光、微笑、节奏和呼吸。语言,似乎根本不是一样被「学」进去的知识,而是一种在关系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。

这本书要提出的,正是一个颠覆性的判断:语言不是学来的,是长出来的。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——语言不是被「习得」的,而是被「生成」的。这篇文章,想把这个判断讲清楚。

先说明白,这不是一场关于教育技巧的小争论,而是一次对「语言到底是什么」的根本追问。因为你怎么看「孩子如何拥有语言」,背后其实藏着你怎么看「语言的本质」。如果语言是一套外在的、可传递的知识,那孩子学语言,就和学任何一门知识没有本质区别——灌输、操练、纠错即可。可如果语言是一种从生命内部生长出来的东西,那整个图景就要重画。这个分歧,不仅决定了我们怎么教孩子说话,也决定了我们怎么理解人、怎么理解文明、甚至怎么理解正在崛起的人工智能。所以,别把这看成一个专业的语言学问题——它关乎的,是一件每个人都身在其中事:我们与语言的关系,究竟是「使用」,还是「共生」。

一·那个统治了半个世纪的幻觉

要理解「语言不是学来的」,得先看清楚它要挑战的对手有多强大。

上世纪的语言学,有一个几乎神一样的存在:乔姆斯基的「普遍语法」。这个理论有一个极其精巧的构想:人类之所以能学会语言,是因为大脑里天生就装了一套「语言装置」——一套普遍的、先天的语法规则。孩子学语言,不过是用有限的经验,去激活这套本来就存在的先天程序。它用一个很有力的论据支撑自己,叫「刺激的贫乏」:孩子接触到的语言其实很有限、很不完整,可他们最后却能掌握无比复杂的语法——这中间的巨大落差,只能用「先天就有一套规则」来解释。

这个理论统治语言学半个多世纪,几乎成了不可撼动的常识。它把语言想象成一套「可以被计算的装置」,把语法想象成大脑里的「固件」、心智里的「机器」。这本书用一句很重的话来概括它:这是一个「用规则、参数与装置重建上帝的计划」——它试图用一套完美的规则系统,来解释人类语言那近乎神迹的创造力。

但这本书要说:这套精巧的构想,恰恰是二十世纪语言学最深的一个幻觉。它有一个致命的错误——它把「创造性」这件活的事,归给了一台死的机器。而这本书要论证的是:语言的创造性,从来不是任何装置的功能,而是生命本身的力量。

为什么说这是个致命的错误?可以打个比方。普遍语法把语言看成一台钢琴:钢琴有固定的琴键、固定的音,你按下去就出声,组合起来就成曲。这个比方能解释很多——它确实说明了语言有规则、有结构。但它解释不了最关键的一件事:音乐的动人,不在琴键本身,而在那个弹琴的、活的生命,在他此刻的情感、呼吸和即兴。你可以把琴键的规则研究得一清二楚,却依然造不出一段真正动人的音乐,因为动人的源头不在琴,在人。普遍语法犯的,正是这个错:它把语言的规则(琴键)研究到了极致,却误以为规则就是语言的全部,忘了语言真正的创造力,来自那个活的、会呼吸的生命。把源头搞错了,后面再精巧的推演,也是在错误的地基上盖楼。

二·婴儿的第一声,不是模仿

让我们回到最原初的现场:一个婴儿,是怎么开始拥有语言的?

习得理论会告诉你一个「输入—理解—输出」的流程:婴儿听到声音(输入),理解它的意思(理解),然后模仿着说出来(输出)。听起来很合理。可这本书提醒我们去看一个被忽略的事实:在婴儿能够模仿任何一个音之前,在他说出第一个词之前很久,他就已经在「用语言」了——他能分辨妈妈语调里是温柔还是着急,他能和妈妈对上眼神、回以微笑,他能在你和他说话时,用身体的节奏、呼吸的起伏来回应。

这些,都发生在「模仿」之前。也就是说,婴儿最早的语言能力,根本不是从模仿来的——模仿是后来的事。那最早的那一声呼应、那一个微笑,是从哪里来的?这本书给出一个很美的回答:婴儿的第一声,不是模仿,而是存在的自我张力;是生命在与世界的相遇中,自然而然涌出的一次呼应。它不是「学」的结果,而是「生成」的开端。

这本书用一个更细的模型来描述这个生成过程,叫「三层级纠缠」。第一层是特征纠缠:婴儿身体里的感官、触觉、情绪、声音、温度,先相互交织成一片混沌而丰富的整体——这是语言最原始的土壤。在这片土壤上,声音才慢慢和意义、和情绪、和关系纠缠起来,一点点「稳定」成我们所说的语言。你看,这个过程里,没有一个环节是「把外面的知识搬进来」;每一步,都是婴儿的生命,在与世界的互动中,自己长出了语言。

这个观察其实每个当过父母、带过孩子的人都能印证。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婴儿,你逗他,他会笑;你板起脸,他会不安;你换一种语气,他立刻有反应。这时候他一个词都不会说,更谈不上「模仿」,可他分明已经在和你「对话」了——用眼神,用表情,用整个身体的节奏。这说明什么?说明语言的根,深深扎在「模仿」发生之前的那片土壤里:扎在情绪的共振里,扎在关系的呼应里,扎在生命与生命最初的那种同步里。等孩子后来开始牙牙学语、开始「模仿」大人说话时,那其实已经是语言这棵树长出的枝叶了,而不是它的根。习得理论最大的盲区,就是只盯着枝叶(模仿、记忆、纠错),却完全没看见底下那片先于一切的根——而那片根,恰恰是语言真正生成的地方。

三·是主谓宾,骗了我们

那么,为什么我们会掉进「语言是学来的」这个陷阱?这本书指出了一个很深的根源——是一种语法幻觉在操控我们,而这个幻觉,就藏在「主谓宾」结构里。

想想我们是怎么理解「说话」这件事的。我们说「我说话」——一个主语(我)、一个谓语(说)、一个宾语(话)。这个结构悄悄地塑造了我们的整个想象:有一个现成的「我」(主体),发出一个「说」的动作,去作用于一个「话」的对象。语言,于是被想象成一个已经存在的主体,操纵一套工具,去处理外部的对象。

一旦你这样想,「习得理论」就顺理成章了:既然有一个现成的「我」和一套现成的「语言工具」,那学语言,当然就是这个「我」把「工具」拿到手、用熟练的过程——就是把外面的知识,搬进里面的脑子。主谓宾结构,让「主体先于语言而存在、语言只是被主体使用的工具」这个假设,变得天经地义。

但这本书恰恰要拆穿这一点。按照 SIO 的视角,根本不存在一个「先于语言、先于互动」就现成在那里的主体。恰恰相反:主体,是在与世界的互动中、在语言的发生中,才逐渐成为主体的。不是「我」先存在,然后去学语言;而是在语言不断发生的过程里,那个「我」才慢慢生成。所以,把语言看成「一个现成的我去习得一套工具」,从根上就错了——错在它假设了一个其实并不先存在的「我」。

这一点听起来抽象,但它的后果非常实在。如果「我」是先于语言就现成存在的,那语言就只是一件外挂的工具,学不学、学多少,都不影响那个「我」是谁。可如果「我」其实是在语言里、在与世界的互动里才逐渐生成的,那结论就完全不同了:你说的语言,不是你随手拿起工具,而是塑造你之为你的东西。一个人在什么样的语言里长大、用什么样的方式言说,深刻地参与了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这也是为什么,母语从来不只是一门「交流工具」,而是一个人精神底色的一部分——因为你不是先有了一个完整的自我、再去学母语,而是在母语的呼吸里,你的自我才一点点长成。理解了这一点,你就明白,为什么把语言仅仅当成「待习得的知识」是如此贫乏——它漏掉了语言最深的功能:语言不只是被我们使用,它还在生成着我们。

四·从「光的逻辑」到「气的呼吸」

普遍语法的倒塌,带来的不是语言学的终结,而是它的再生。这本书用一个很美的意象来形容这场转变:从「光的逻辑」,到「气的呼吸」。

旧的语言学,是「光的逻辑」。光是清晰的、明亮的、有清楚边界的——它把一切照得分明,把语言切成一条条清晰的规则、一个个明确的成分。它追求的是精确、是界定、是可计算。在这种逻辑下,语法是一套牢笼般的规则,语言是一台可以被拆解的机器。这套逻辑很强大,却漏掉了语言里最活、最生命的那部分——那部分,是光照不透的。

新的语言学,是「气的呼吸」。气是流动的、连续的、没有硬边界的——它一呼一吸,有节奏、有张力、有生命。这本书宣告:语言并非逻辑的显影,而是生命的呼吸;语法并非规则的牢笼,而是呼吸的节奏。当你不再用「光」去切割语言,而是用「气」去感受它,你会发现:语言里那些无法被规则穷尽的东西——语气、语感、言外之意、那种「只可意会」的分寸——恰恰才是语言最本质的部分。

这个转变,彻底改变了「学语言」这件事的含义。如果语言是被计算的规则,那学语言就是记住规则、操练装置;可如果语言是生命的呼吸,那「学」语言,就根本不是「学」——而是唤醒,是让一个人身上那本就具备的、与世界共同呼吸的能力,重新活过来。语法不再是要被灌输的牢笼,而是要被唤起的节奏。

这个「光」与「气」的对照,其实也照出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语言智慧。以逻辑和界定见长的语言,像光,擅长把事情说得清晰、精确、无歧义——这是它的力量,也是它的局限,因为它容易漏掉那些无法被精确界定的、活的东西。而以圆融含蓄见长的语言,像气,擅长在留白、在言外、在只可意会处传递最微妙的意味——它或许不够「精确」,却更贴近生命本身的那种流动与整体。这本书的洞见在于:这两种,不是谁对谁错,而是语言这件事的两个侧面。真正完整地理解语言,既要有「光」的清晰,也要有「气」的呼吸。而过去的语言学,恰恰是被「光的逻辑」统治得太久,以至于几乎忘了语言还有「气」的那一面——忘了语言首先是活的、会呼吸的,然后才是可以被分析的。

五·让孩子重新成为语言发生的地方

把这一切收束起来,会指向一个对教育、对我们每个人都极重要的结论。

如果语言不是学来的、是长出来的,那么语言教育的整个逻辑就得翻转。旧的逻辑是「传授」:老师是知识的传授者,把语言这套知识,通过输入、讲解、操练,灌进学生的脑子;学生是接受的容器,装得越多越好。这本书对此毫不留情:这种模式,让教育制度「以灌输为荣」,让科学「以控制为目标」,却忘了语言的源头,本是交流、共振与情感。

新的逻辑是「唤醒」:老师不再是传授者,而是「张力设计者」——他的任务,不是把语言塞给学生,而是营造出恰当的张力和情境,让语言在学生身上自己生成出来。学习,不再是被动的接受,而是主动的参与生成。用这本书的话说:教育的使命,从「教授语言」转向「唤醒语言」,让学习者重新成为语言发生的场所,而不是符号堆积的仓库。

这也解释了一件我们时代很关心的事:为什么 AI 能把语法用得那么好,却始终让人觉得它「不会真正说话」?这本书给的答案很深:机器可以模仿语法,却无法真正「生成语言」,因为它缺乏自由律——缺乏那种与世界共同呼吸的生命张力。AI 是对语言生成的一种「人工再现」,它复制了语言的表面,却没有语言那活的源头。这恰恰反过来印证了:真正的语言,从来不是可以被「计算」和「习得」的规则,而是生命的事件。

所以,请重新看待一个正在学说话的孩子吧。他不是一台正在被灌输程序的机器,而是一个正在与世界共同呼吸、并在这呼吸中长出语言的生命。他的每一声咿呀,都不是在模仿,而是在生成;都不是在接收世界,而是在参与世界的再一次诞生。语言不是学来的,是长出来的——而当我们真正懂得了这一点,我们对待语言、对待孩子、对待教育的方式,都会不一样。